



### 其实,我做了许多无用的事情

■ 唐诗

其实,我做了许多无用的事情  
比如,看见满书柜的书  
发现每个文字我基本都认识  
就像认识老朋友  
认识他的喜怒哀乐和烟花雪月  
但最终,没能够  
完全理解文字后面  
那些耐人寻味的  
深意和玄机,词语深处  
刀的阴影怎样融于冰雪和火焰

正如我没有完全了解天空中那些  
飞来飞去文字  
它们轰鸣的内核与飞翔的翅膀之间  
究竟有着怎样宏大而又微小的意义  
当我低头  
不再是一首感伤诗的前额  
也决不同欢乐逆行

几年前,我在文字的山路上  
突然遭遇一只张牙舞爪的雌野鸡  
她叽喳喳地向我飞来  
嘴里吐出的鸡语暗藏深渊  
欲陷我于冷落  
大风雪中,我绕过她如同避开恶妇  
用堵不住的诗的几百条道路  
用灵魂的风暴眼

全然明亮的是我纸上的歌  
对他,对她  
对它,曾经互为伤口,像一些开乱的花  
时间是一潭澄清错与对的神水  
此刻,才知道  
菩提树下的我是谁,一地碎片  
归于完整

其实,我做了许多无用的事情  
相逢了无数  
或明或暗,或恶或善的文字  
品尽它们之后  
齿牙生香,我有了全新的含义  
不必去计较  
雌野鸡和雄豺狗的叫嚷,或许  
这样我现在活得更简单,更透明  
更坦然,内心  
水晶一般坚硬而宁静

(作者简介:唐诗,本名唐德荣,博士,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当代诗歌奖评奖委员会主任、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荣誉主席。)

### 广安行(组诗)

■ 黎均平

#### 在宝箴塞

以“宝箴”的名义  
石头在这里集结,成塞  
然后集体放弃身份  
放弃身份的每一块石头比原来都重  
过往的风声,飘零的雨意,无常的人情  
被它们一一默读和轻放

百年时光是河  
等待一条新造的船  
接每一块石头回家

#### 在神龙山巴人古堡

巴人喜欢巴适  
于是神龙山上出现了古堡  
于是神化了的古堡复活成城市的一个触角

广土安辑无需太多证据  
古堡里的古人业已走失  
今人正在谈笑风生

我是一位过客  
或者看客  
当然若有需要,我也愿意充当证人的

#### 在缪氏庄园

一个庄园的姓氏  
如果有根  
那一定是写在大地上的

缪氏的笔画太多  
是否意味着根须天然发达  
需要更多的幅员和水分  
农旅本一根藤上的两瓜  
结合是必须的  
分开,两瓜都会孤独

#### 在广安白塔

站在这里已经很久了  
塔是替安丙站的  
也是替渠江站的

一直站不直  
一直不封顶  
是广安白塔的留白

这些砖石的信仰  
沿着广安的方向拾级而上  
屡经风雨依旧阳光

#### 在思源广场

广场是可以用来渡人的  
思念是一种渡人的方式  
思源广场把一种可能变成了现实

阳光在上  
思念在长  
思源广场托起的每一颗心足够安详

思源广场上的宝鼎很重  
“实事求是”很重  
“发展才是硬道理”很重

#### 在邓小平故里

您坐着  
我站着  
您比我高

我用鞠躬把自己  
压得一低再低  
直至低成改革开放一枚小小的果实

您说过您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您坐着或躺着  
永远都是我仰望的高峰

(作者简介:黎均平,笔名川力子,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 初冬速写(组诗)

■ 大窗

#### 路过老川美

我的本意是直接拍出冬天的容颜  
真是太萧索了,落叶铺上十级台阶  
一些女孩席地而坐,周围洒满夕光

她们让人害怕,恰如我畏惧看见  
自己的动物性。在川美屡遭的袭击  
仿佛醉酒者,清醒之后的忏悔

但,只要邀请,又会准时到达现场  
这次,即使她携带了弓箭;即使  
她驾着坦克,对准我的天空

冷风呜咽,缩回到枯叶的背面  
那些要潜藏很久的鸟声,此时低一声  
再低一声。最孤独的老人坐在角落

依旧清瘦的面容,树梢纷纷落落的  
时光,回到他身边,小雪时节  
更是冷静。工人们忙着装修广场  
的围栏

部分黑暗正在逃离,像一群神色匆匆  
的人,他们留下黄昏的惊喜  
光明的脚印。一直通往老川美的  
后校门

#### 乡村垂钓

很小的水波,在我的脚下摇晃  
石桥上,冷风肆意吹  
找到薄衣之下,冷清的骨肉  
但我的站姿坚定

我爱的深秋,刚好过了十日  
那些错过的阳光,在午后归来

啊,浮头之上的波纹  
让鱼儿陶醉,上钩  
让我陡然兴奋,荡漾

#### 北方,后半夜

后半夜。西窗的星星关了几处电源  
留了几盏灯,困守自己的睡眠

弯月升起。最小的行星照亮了天空  
她预备了长篇演说辞,每一个字都是

光明。此时的清冷是真实的  
黑暗当然更加真实,它被认真说成  
黎明前的黑暗。黑翅膀密集的飞行  
和喧闹,还有深灰色的涂抹

这些饶舌的坏人居住在薄壳里  
光线让它们的碎屑散落一地

红沙棘成片生长,在薄薄的白雾里  
清扫残存的夜,它有本身的血色

#### 仰望星空

在两路口,我纠结了数年  
高楼削过的夜空,漆黑一片

月亮的模样记不清了  
星星的阵形早已忘记

而北屏人和旅店的夜空  
昨晚被刷屏,我占据天时地利

仰望的姿势犹如信徒诵经  
只见一粒一粒的经文布满苍穹

它们凌乱站着,或是卧倒  
对邻近恒星的仇恨  
好些光年都闪烁其词

今夜在北屏乡间,恰好有七弟兄  
其中一个辨认出北斗七星

他们的分布,刚好对应了天空  
一定还有更多事物,凭借天空呈现

#### 草原漫想

车行在平坦辽阔的高原上,半月在  
天空,巨人似的山峰趴在窗外

每次外出,都竭力忘却远方人事  
忘却一天的不愉快,拒绝再次嘴角

在傍晚,每天尝试安排一场结局  
这次,六十万亩草地铺排于心

太壮观了!它们源源不断绿过来  
一亩一亩地胸怀变大变宽,辽阔无垠

那匹马猛地划过跟前,一匹黑马  
四蹄生风。  
所有草原都是它的领地

#### 江水流

一扇天窗,让我和江水零距离接触  
手指划过水的肌肤,波浪的心脏  
我接近倒影里的晨光和云彩  
以及虚幻的楼房,它们晃动着  
在水下居住,做梦  
但并不妨碍他们的爱  
和一整天幸福时光

推土机和脚手架忙碌着解构和重建  
在旧的地基上,一切新的不容置疑  
抬起头来。我仍然喜欢看江水  
在汛期未曾到达的时候  
它们继续瘦弱而决绝地流走

(作者本名罗雄华,系重庆市作协委员,九龙坡区作协主席,民进市委出版专委会委员。)

### 一场雪把冬藏得严严实实(外二首)

■ 黎大杰

冬日的天,空得没有一丝缝隙  
地空得没有一丝缝隙  
浩大的天地间,空出另一片天地  
一场雪,一场预约已久的雪  
在时间的碎片上舞蹈  
一场雪,一场冒雪行走的雪  
把冬日阳光藏得严严实实  
此时我发现  
这世界其实什么都没有  
唯有阳光还剩下许空间

在堆砌阳光,堆出了  
前所未有的干净与透明

#### 芦苇花

江边,一丛芦苇追着阳光在跑  
水波中一只飞翔的鸟儿  
得到神的暗示,把一片芦苇花儿  
当成时间的居所。阳光阔大  
芦苇花儿泛起一点落红  
就如风生水起  
一场聚会日渐丰满  
请宽容一江舞蹈的移情别恋  
江面的虚妄,水波的裙裾  
全都躲进冬日撕碎的雪花儿中  
是的,每一束真实的芦苇花儿  
都不愿做温暖时光的破坏者

#### 任谁都会对一枚银杏叶上心

太阳仍旧很温暖  
就如一枚银杏叶的黄  
在我没有如约到来之前  
就已落在树下那把空椅子上  
空椅子上空无一人  
世界静寂如斯  
是的,我笃定的流逝  
是一枚小小的银杏叶不会在此时  
轻易说出的相遇和热爱  
肯定了  
任谁都会在意一枚银杏叶  
与另一枚的深刻交谈  
这个世界有些尘埃  
是需要用另一世界的黄和惊艳  
去隐秘

(作者简介:笔名黎大杰,本名黎杰。四川省作协会员,南充嘉陵作协主席,《凤城山》文艺主编。)

### 午夜在出租车上(外二首)

■ 谢子清

加班,加班  
日子扔给我冰冷的一点钟  
除了那些长期失眠的路灯  
没有谁,愿意打捞你的疲惫

只能让出租车像一支桨  
带你划向夜的深处

还好,车载广播里的歌  
能够悄悄地撕开一条口子

哪怕黑暗像漫上来的潮水  
迅速将我们缝合

但只要还有路  
就永远还有前方

#### 在刀子岩上

就算,岁月真的是一把刀  
可以杀猪、宰人、剔骨、剥肉  
但岩顶上那些幸免于难的石头  
始终不会轻易缴械投降

依旧整齐的墙根,告诉你  
故事并未重新洗牌

再也垮不下去的寨门  
肯定一次次打退过目光的撞击

首先钝下来的,是刀锋  
就像被风化的,永远是传说

仰望从不停止繁殖,所以  
最好轻巧,别踩痛了发芽的往事

#### 只有书本

这么多年  
我像一只皮球  
轻易被生活抛来踢去

每次搬家  
记忆都会遭遇时光的打劫  
少一截,再少一截

只有书本  
好多唤不出名字的书本  
影子一样跟在身后

她们陪我颠沛、跋涉  
被接纳、融入,挥手再见

从来没有水土不服

可惜书本不能全部装进口袋  
她们一些垫高了你的脚  
最后撒漏在途中

(谢子清,80后,在《文艺报》《新民晚报》《格言》等发表文章若干,供职于重庆市潼南区委办公室。)

### 妈妈的味道

■ 铁城

多年来  
时常听人提起  
妈妈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是啥

小时候  
妈妈的味道  
是乳香  
是汗香  
长大后  
妈妈的味道  
是一道菜  
是一餐饭

我最难忘的  
妈妈的味道  
是糊辣椒炒牛肉菜  
是泡萝卜川米汤  
是茶豆青菜加油盐

记事以来  
妈妈的泡萝卜川米汤  
一勺猪油  
一撮盐巴  
些许葱花  
香气满屋  
沁人心脾  
毫不夸张地说  
妈妈的味道  
会让人垂涎欲滴

几十年过去了  
妈妈的味道  
已经传承了几代人  
嫂子、妻子是目睹身教  
侄儿、侄女是耳闻言教  
她们  
都会把妈妈的味道  
操持得惟妙惟肖  
毫不逊色  
将其演绎成了家的味道

2002年的一天  
我到侄女家作客  
侄女全家高兴之至  
热情满满  
成天不是进高档酒店  
就是住豪华宾馆  
还要品特色茶香  
这可急坏了我家嫂子  
临别的前一天  
她要亲做一餐饭  
为我送行  
第二天中午  
我第一眼看到桌上的菜品  
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一是泡椒爆炒萝卜丝  
一是茶豆青菜川米汤  
这餐饭  
让我终于明白了  
长嫂如母的由来  
这餐饭  
让我记忆犹新  
回味至今

冬至前夕  
侄女家杀年猪  
我应邀去吃刨猪汤  
开席前  
侄女将一钵热气腾腾的  
茶豆青菜川米汤  
放在我的桌前  
笑盈盈地告诉众人  
这是我舅舅最爱的一道菜  
也是我妈亲手指教的杰作  
呵,大姐呀大姐  
您还记得小弟的偏好  
您也还记得妈妈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  
就是家的味道

(作者简介:铁城,真名余德成,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秘书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